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2
6



文庫11
D122
6

010190552913



牧庵集卷二十五

元

姚

燧

撰

墳道碑

少中大夫輕車都尉渤海郡侯解公墳道碑

至元三年武宗若曰內外庶官五品而上既皆宣授于其子孫亦光顯矣而其祖考猶或布衣歲時廟享工祝致告無所稱謂非所以興孝天下也乃敕省臣列五爵三土加階勲而等威之五品子男從男正子者縣四品郡伯皆惟考一代三品郡侯父及祖二代一品國公祖



而上遞衰之至曾爲極焉惟褒詞用御前寶者以其名聞他如宣授用是少中大夫祕書監丞解節亨之考禧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渤海郡侯妣樊渤海郡太夫人祖政祥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渤海郡伯祖妣樊渤海郡太君節亨將昭聖代禮使臣下之美且修吾家之美希闢之遇樹碑先瑩託筆于燧因惟前古不及三品者不以封諡揆今爲制下及五命至德深仁爲何如哉揚厲張皇史臣義爲故爲解氏略其遠紹惟始上世諱元家真定者有子十有二人高祖諱徹登金進士第五子曾

祖其季諱信當金末世爲真定綾錦院長官娶安氏實生中順安卒繼娶密氏國初徙所領織工將度漠道卒野馬川中順事繼妣以孝聞讀書力學強敏兼人淹貫經史尤邃易學傍及天文歷法靡不精究金棄河朔全趙已爲元有會武仙殺都元帥史天倪以成叛而臣金由太君爲高苑金武義將軍女霖之女遂避地高苑歲戊戌太宗詔試多士中是選者復其家中順以易義登第卒年八十三塋瑩殯之渤海安豐鄉之東原太君卒年九十四曾祖死遠役柩不得歸別製衣冠呼其魂合

曾妣考妣兩世皆窳是焉二子祿及少中惟少中樊出誠篤而多學爲軒岐言是邦疾者恃爲司命擇師教子恬忽時榮歲荒則發庾贍飢凶喪急貧無待見告賻而周之則吾所儲如彼外府少不留吝稱貸遲歸火券罷償部使者經郡觀省民俗必以其事上聞其章不計堂帖有司大書其門旌曰義士詞垣之臣賦詩交詠凡是鄉閭無間嘗飲惠與否爭進饋賀其曰免織工取直末入綾餘五百匹至大之元冬十月二十有七日不病而卒年八十一妣郡太夫人亦樊氏金行部員外郎之女

常從母受學故于經史及列女傳皆嘗誦習且善書歸解氏賢淑有聞舅姑姻戚稱其孝睦亦以至大之元冬十一月三十日卒二子節亨筮仕爲工曹史出爲濟南錄事參軍杖其豪右使酒公所者于市由是惡少斂迹再轉德州判官大新廟學以振風教移獄疑囚凡有司積歲不能正其罪者皆檄讞之合前爲錄事聽審得情使誣詆者不得脫死無辜者賴以伸雪無慮引連數百人事有今太子少傅李謙德州學記郡文學所紀部使者之章可稽焉擢光祿寺主事集賢院都事祕書監著

作郎今進而丞秩躋三品又降恤詔推恩二代下及墟墓其于孝子慈孫責已塞矣搗諫提領濟甯益都屯田以親年下無兼侍辭不赴三女長適知和州萬宣次適同知膠州姜陽季適太常少卿王景元男孫六儼儀儼舍人儀國學生四未名女孫六長適般陽學正王麟餘姆銘曰

生烜其名隨死而泯猶于柳車曾未旅軫一世鼎鼎幸趨者多思所致然夫豈在他由積無素功微德薄譬彼潢潦其盈易泄惟義士君詩禮青氈術已惠人矧財善捐篤生孝子家學弗畔一爲集賢兩踐東觀用是宸楓進官少中推恩其先俾貴與同又爵之侯士以渤海于祖少隨惟士未改中順伯之兩妣皆樊太君夫人賁及墓門平生侯伯精多用物安知斯時不已肉骨矧茲祕丞膺仕日躋爾伯爾侯進爵會齊安定東原萬家可置戶以守之用華百世

磁州滏陽高氏墳道碑

有國之所以寵臣下者二曰爵曰錫爵自九品推而上之至一而極雖有策制敕授等威其歸皆億萬維臣之

同若夫錫也億萬臣中無有百十之見及者人臣得一已幸矣况于三乎在易師象以三錫命爲懷萬邦今江浙行省郎中高謙昔都中書左司事錫象笏禮曹郎中錫貂裘袖狐裘中書左司員外置錫白金百兩金奇服三寶三錫矣古所以懷萬邦者集其一身則天子之加禮以使者何如宜謙丐燧大書先桓上以嘉君命之辱下以起本父教之忠也維高氏自汾之孝義徙磁之滏陽則由其曾祖府君有官勲于金喪亂失之祖府君諱閔夫人張氏考府君諱澤字雲卿金旣播汴太祖徇

地北人能以州縣下者卽以爲守令僚屬聽自置罪得專殺磁守杜國用知府君吏能求以自佐推澤爲孔目官俾司其州岸獄招求散亡之民大兵之餘市虎田萊驅而翦之以立公宇四境戶版僅及千數他州之民間磁懷輯有譽多來居他州虞損戶數欲徙還之不得遣追胥卽徵徭賦王子天下大料民戶歲入銀四兩民已無所于得州縣追征不休回鶻利之爲券出母錢代輸歲責倍償不足則易子爲母不能十年闔郡委積數盈百萬令長逃債多委印去時開尙書省于燕府君頻歲

以二者爲控曰今天下一家無有此疆爾界民之錯居宜從土斷又百穀桑麻衣食之源歲鱗取之爲利無窮古有天下者悉驅游惰之民盡力南畝今釋是而戶賦之銀且產銀之所四海無幾必深山邃谷鑿隧篝火畚礪鼓冶而得焉可以盡給四海賦民之求哉若是不已將日消月削窮益滋甚省雖是其說竟以法制立矣皆不得其要領而還中統詔下而負銀始革州遷滏陽令府君曰孔目州佐也他令由吾銓今乃與是班乎薄不欲爲後朝廷誅東反虜懲世官弊守令之選收歸吏曹

而易其地前爲令者悉以今遷府君惟自州佐監武安衛輝單曹酒稅衛輝單曹加提領或咎昔不爲令府君則曰命實使然我自棄之又將誰尤天今異子征商不剝下媚上道及民矣安爲而不卑之及謙入官來前飭曰吾所以屑俯首者待汝用世也勸大吾宗吾不仕矣以至元甲申夏五二日卒年六十一葬某里夫人劉氏以賢淑聞二子長某早世謙始爲彰德路總管府判官八爲工部員外郎轉都左司事禮曹郎中左司員外郎也尹開州兼諸軍放拉遷江浙行省郎中改淮東宣慰

副使江西行省郎中再爲浙江行省郎中固亦足顯其親况稽近古父位不充而子或通耀國家不欲子孫貴臨祖考故視子孫今何官勲生封而死贈之使貴與之夷興孝勸忠聖元旣法行之加郡國公侯于某將相之家亦他日求推恩之凡也州佐比古上士道可謂未盡行其時矣而先有是仁民之策于廷臣欲紓其急其蘊豈淺淺哉而天嗇是享于其生其畱豐報諸其死俾哀榮及廟墓者匪資謙貴也從而銘曰

覆一簣以基崑崙之臺漑由藁以須負棟之材此常人之情皆亦蹶蹶其艱哉孰曰昌厥後來爲濟時之才弁冕崔嵬而非九德之階豈羈於人而天之諧歟必百世滄水隈有由斯銘而伊人之懷者矣

靈山先生董君實墳道碑

嘉議大夫臨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董章將勒石甄表其考府君靈山之墓持太平郡文學姚和中事狀丐銘于燧因惟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稽漢金石惟祖始不可推采者則不本之苟可推采無泯泯而不本者故祝睦緒高辛火正祝融度尙與顓頊世掌位統國法度

衡方唐扶之胄堯陳球袁良之苗舜孔耽殷烈蔡湛文
葉諸君是後神明者可殫紀耶然是推采雖精博之士
遠據爲說猶啟後人牽傳之惑若春秋傳蔡墨對魏獻
子龍問曰騶叔安裔子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飲食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錫姓曰董春秋外傳以
蘇顧溫董爲已姓之族蓋黃帝二十五子姬酉祀已滕
葺任荀僖佶媪伊惟青陽與夷鼓同已姓則董父非止
裔于騶叔安爲黃帝裔孫者又較著也在夏殷世文獻
無徵周則晉良史狐安于秦將廢漢江都王相仲舒實

生廣川其地則今真定屬郡冀之棗強故是姓在趙者
多宗之或曰今居真定天祿坊者猶其遺苗君諱珪字
君實曾祖明善祖好義考信家真定屬縣靈壽其離析
天祿固未大遠至君業儒以江都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使道術有統爲羣儒首嘗著玉杯繁露發春秋微曰吾
家學也遂專經春秋當授室鄉先生宗訥奇其願立女
焉事考府君妣夫人色養無違有純孝譽味道自腴恬
忽勢利不苟上交所親與者纔兩張公安撫芸大夫參
鵬舉殊篤其敬使則過其廬違遠則書候其安又善植

產積則散周其鄉歲荒爲糜以全餓人加饋癯老以肉
逮三子章奇彥奇生曰古以三人爲眾吾家四世惟一
其傳積德在余有是眾子延師私塾務知修己治人之
要以篤其成才不事記覽爲詞章誇逐時好旣其入官
惟飭三事曰忠以事上清以約己仁以裕民古之人未
有舍是而名昭于時者晚愛靈山暇與親友縱遊曰是
荀卿子所謂秦剡趙有苓及松柏之塞者後與封龍無
極三公白石其一則余忘之爲六名山皆吾郡之望太
常給珪幣祠其得法食者今其文曠墜吾與二三子屬

屬乎此亦可爲千古一慨者故人號之靈山先生以至
元二十有三年丙戌春三月十有一日卒年至六十九
其月十有六日葬某地以前卒宗夫人耐繼娶孫氏章
由卑官積至太平路總管遷總管平江戶甲天下賦重
而役繁民頑弗率前政往往以不職罪去及章來爲出
令化之不專威虐而政以成績最浙西爲良二千石斯
克佩先訓之效也後移臨江至未再月以首疾去奇太
原路交鈔庫使彥提領蘄州路稅課二女適百戶王某
鄉人趙某自章而下皆宗出男孫五汝霖主岳之臨湘

簿汝柅提舉大益山屯田汝梅同知信州路事女孫五
一適燕山劉氏男曾孫十二人仲玉仲珍餘未名元孫
二人嗚呼後靈山者四世已二十有四人入官不家食
者四之一其遠而益蕃盛光大清顯者可知也已銘曰
維天子士不全其畀或隕窮家或顯庸世其顯庸世無
澤民加雖烜其時清議弗華其隕窮家肥遯自遂道集
其躬令譽日致嗟之有苓伊爾廣川江都之宗實蔓以
綿其存遺編玉杯繁露千載茫茫誰究其緒君曰家學
吾舍焉師孝親之餘力振起之天爵篤修紛華若遺迨
子之仕提耳三事曰忠事上清以自治仁能裕民則古
良吏章也持循恪慎其身官二千石歷郡必聞有後如
斯亦既克述其來其思無替爾續

神道碣

孫府君神道碣

少中大夫前同知荆湖北道宣慰使今福建行省郎中
孫顯自福州使人持其考盧川事狀六千里走書京師
謁銘神道于燧曰我孫氏故鄭管城力田人也族大且
滋由兵興去平土卽險而居始遷今河南之登封會歲

荒先人分族五百指輦祖妣就饒唐之比陽先祖獨留
祖妣卒其族以干戈未靖謀趨漢南先人死懷先塋生
思先祖偕先妣挺身西北至則鄉邑蕭條先祖已無可
聞其存歿矣寓食河之北數年復歸翦棘而田斬茅而
堂日夜作苦十年而能家也復崎嶇唐鄭之郊卽遺親
故老哀號百至以求先祖之柩竟負窆盧川篤孝如是
人有亡罪來歸甯抵冒法禁舍匿其家不忍聞知官也
事去則衣糲而遣之後有子明顯益躬力穡不勞使之
以奪從師知學爲吏晚歲號盧川老人與紫雲雲崑玉

溪輩年相夷者七人相從泉石間方顯通貴力可以足
旨甘適清溫而嚴霜交墜嗚呼命耶孤顯逼以福省始
罷今開傳持其印甫畢襄事不得終喪而南固不爲昊
天者明矣重念先人爲太平不遇之民行施于家而不
昭一時言及其鄉而不聞百里之外功微而用薄道晦
而居易所以亟勒石者非以溢美誣世是求庶幾吾宗
遺苗知權輿斯家之易雖明詔嘗有追封之文猶以例
未開不敢倡爲之請以試不測之雷霆今幸賜銘非顯
生拜公嘉我先人亦將肉骨于九原也敢泣血請燧哀

其志且生永甯去登封三百里均爲河南屬縣爲生同鄉少中宣慰荆湖某爲憲副爲同官義不可讓嘗究孫氏先世由喪亂名字皆逸少中之祖伯季四人其伯也始徙登封者實生盧川君諱聚字某年八十五以至元丙戌冬十月十日卒葬先塋以元配程氏耐程有賢行以君四十無子爲娶姨母尹氏子而生明顯明讀書不仕男孫七人禎將仕郎峽州路知事復將仕郎主枝江簿亨謙豫節元感幼女孫一人亦幼男曾孫六人未名女曾孫四人逾幼嗚呼君夫婦惇然還登封及其屬續

三世子孫已且二十人其婚媾葛藟之家猶不居是選固已衍爲盛門已微而昌始屯而亨天之福人亦易矣哉又少中涖民治軍遠跡嶺海蜚聲振績爲時聞臣子貴應銘法銘曰

凡今受姓咸出黃軒其自以氏實爲公孫後有王孫別胄王室文由便省去覆而隻有煜兩孫世緒咸遙欲一其初循本自條其居登封由管城徙鋒鏑逃歸子然一已胼胝手足克艱造家感迷先邱號求邇遐民欲天從爰昭其孝指所在藏假人以造乃安斯窆盧店之阡爲

子擇師斲材毓賢日薄西山釋勤自佚鬪蘭釀松踐嵩
故實伊誰首之內翰馮公君誠未學異世樂同杖履聯
翩榼壺攜載偃偃耆耆白首七輩富田連疇壽垂九齡
子孫官歸朱紫拜庭君可盡有人所願愛黃腸一棺無
恨于蓋送終隆數孝子義爲高高如拳始爛之碑

奉訓大夫知龍陽州孝子梁公神道碣

維梁氏世彰德安陽人金進士棟生皇府錄事生圭忠
濟爲東平嚴侯力能生殺人彰德時爲屬城招不能致
足白自信不可威屈生君諱琮字友玉修幹美鬢好學

篤古考府君卒廬于墓側晨夕悲號不異袒括手理垣
木鄉鄰傷之眾佐其力終喪初事北安王再辟掾宥密
後從濟江以平宋勞官承務郎尹湖之長興民俗生女
則教琴筑歌舞長利技色事人取貨歲滿則質他室生
男謂無所于得率不鞠投棄諸水爲檄曉曰若新國也
未知吾元爲律倚市門子猶不敢棄况茲天民長賴給
上力役者不特傷汝父子之親亦乖聖世繁育生齒之
旨敢復然者論以違制由讀木蘭院碑載宋寶應丁亥
湖水大溢流死數萬聚葬於此若京觀然遂盡傷心罪

前爲令罹是大厄猶不爲虞安必異時湖水不再至耶
發民築防延數十里高袤及丈日急其程如水朝夕至
者悅以使之民不怨勞竟工種柳雜木其上以捍衝齧
縣有李王祠百區皆非法食毀取瓦木用新縣治廟學
尤麗高敞加什其舊卽其羨材倉廩府庫病坊遞舍無
不改爲居民行旅爲之改觀效命義軍故皆鹽失羣行
市中人無誰何一日椎釀甕眇酒翁目叱衙兵追捕或
諫如是驟繩恐不利尹君曰吾奉天子命尹此土莅此
民安能坐視鼠子與尹爭長雄自爲名哉盡收其黨一

十餘輩杖之鄰死自爾鄉民效尤夙號難令小裂公牒
大殺兵吏者皆側足斂手無敢肆暴嘗裹糧紱印行田
老父爲具食發橐償直父問所紱爲何曰吾令也紱縣
印耳父出告其鄉鄉民百數十人追及于行爭持酒炙
遮畱後至者觸器覆酒流地酒主憤云令去必刃汝觸
者曰吾亦有刃報之君曰民以吾故相仇其咎在令眾
惶駭罪其失言二人慚伏君爲曉曰吾元禁挾弓矢刀
槩嚴甚輕杖重死若曹何苦干禁挾此爲耶且戍兵以
索此爲名得之則破汝產其皆納置令所乃得兵數千

事而還後衙兵暮夜追呼民燭令署畫刻而至訟牒至
前決以其日未嘗滯囚圜土屢空去之日士民號送填
道擁馬既久猶思求頌其德刻石縣門後令不可民請
不置者數年一監縣者曰梁令非有惠民何能致然從
汝樹石公堂右方書今歲陽歲名以彰其賢且俾人灼
吾不昧善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去寶應實一甲子湖
大溢水不冒防纜二尺民始歎曰微梁令葬魚腹矣雖
求爲魚得乎加承直福建勸農營田副使巡行建甯時
羣盜聚浦城戍將方加兵君止之請身至其棚曉曰汝

皆平民逃州縣重賦繁役出此甚不得已之策汝曹自
計甲兵堅利儲餽有繼訓練有素徵發日多孰與官軍
而乃以就盡獸聚鳥散之人抗之不敵明矣能從吾言
捨險卽夷相率而歸小可以徼賞大可以得官孰與關
官軍身膏草野妻子奴人平因血指爲盟民感泣投戈
拜賜不煩兵而附順者若干千人後議事福建省會南
劍俘賊妻孥三百餘人至公曰是多平民爲賊驅脅宜
旌別之縱歸者半尋遷福建都轉運副使丁妣夫人憂
又廬墓終喪升奉訓大夫知常德龍陽州民聞有惠長

興爭境逆而遲其來方大施張以變前習數月代至民復境送而速其去大德四年爲子鎮畢婚南劍夏六月十一日卒歸葬其鄉先塋夫人同郡李氏二子伯也結有學行二女已從同郡趙某許昌程某二孫浩浦至大已酉有司上羣從共居族子亦能喪親如君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宜特旌異風勵四方庭臣用嘉揭諸大達爲孝義坊過者式焉鎮恐先德猶未白世聞燧舟應宮賓之招自淮安逆至儀真拜而請曰先君墓碑未敢遽言俟他日必卽京師見懇今而果來爲之詩曰

聞古有訓孝子之至不于養生于喪自致敦古如君未忍其親元宅長還曠野無鄰卽卽築室僅蔽雨日呱呱三年忘盟與櫛家本之身克爾親親推以爲國何有仁民長興孩乳脫不寃天患防悍馴庶弊皆矯于福營田劭農是官往造賊巢舌柔暴殘雖生平爲蓋棺迺定不有太史執筆卓行瀾瀾清漳源出大行有碣其壖流芳與長

武略將軍知秦州史君神道碣

至元十有六年其歲己卯五月二十有一日武略將軍

知秦州史君卒後二十二年夫人亦卒又後是十有一年至大辛亥其子興平令誠三千里馳書京師于燧曰昔太傅魏國文正許公私淑于秦我先人時童子北面事之君年先立于下風今將舉是二喪別塋于長勝坊少陵原樹碣墳道昭示悠長銘捨先友其將誰託余勤其請之遠爲序曰維史氏雲中人太祖加兵中國禡牙始此故考府君廣隸師王穆呼哩戲下以從殘河朔河東功戍鎮西州金蹙國播汴棄關輔徙其民于河之南乃偕田侯雄踰西河雄取京兆府君逐盜華州芟荆杞

飯蓬稗以立官舍又歲從太師塔爾海伐蜀功授璽書金符卽知華州有子八人君其嫡長諱克恭字子敬者皆先師所命年十有八府君丐老遂襲爲州惟騎射精妙得其家學他皆戛去純綺豪習遇其聯仕不以刺州自多而克下之華之父老故人咸語曰吾邦君有子能爾其所加禮不以年少而後其父會罷世侯遷刺同州同接壤華人信已素滿秩刺乾土廣而戶寡不虛旬浹以當甘涼諸侯王妃主吐蕃去來驛塗比供億不失幸未速冥實艱實棘勵志州校割俸爲倡倉新廟學後刺

葭州葭瀕西河方攝延安路事皆順寇成都盡發路民
爲兵以戍君汰貧弱惟抽富民產沃丁衆者籍之輿誦
曰平俄秦藩肇建方冬發萬人築白海行邸君營五原
寨迤寒甚于他州方是之時急其程作民必槁死君輟
徵集須春赴功其不苟民媚事形勢如此移刺秦州未
上而卒纔三十有五嗚呼不年哉大帝淵龍自輝驛致
先師至秦實歲甲寅君從學八寒暑先師嘗譽其厚重
篤勤有入道資由己未還鄉河內故不卒業而早宦所
就已此夫人瓜爾佳氏金遼東行省必喇珠之孫皇先

鋒使色埒之女當君之卒年猶盛也三子誠第謙以門
功主同官簿讓不祿觀二子成立若是豈不爲善持家
學之徵歟女孫三姆銘曰

繫君先公興龍之逢拔民于雲樹勳先攻初亦豈易奮
及顏行攻壘畧地大河之陽由晉而西移軍宏農乃剪
寇攘有華四封何以寵嘉有燁金節副之命書郡侯是
列君襲爲州猶小子侯會華世官循年轉流遷之馮翊
與華壤錯吏習民安坐嘯畫諾于乾于葭乾難葭尤乾
止倏還葭多隱憂隱憂如何籍兵戍蜀與彼秦藩行邸

牛屋集 卷三十五 九
迫築乃恤民寒緩程須春年不三紀未上卒秦司月日
者評有二悼一不終業魏國去蚤一官止西雖曰邇家
有施不幸神都去遐不峻其階終始州刺豈天嗇之將
熾爾嗣少陵之原實古上林碣以表阡庸告來今

太倉監趙君神道碣

燧讀廣平府教張宏狀其弟子今奉議大夫僉嶺北湖
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勵之考太倉監君之行而取其
三焉曰學約而醇官久而卑操窮而確蓋書以乘治忽
詩以正性情易以際人天而春秋以謹名分著懲勸其

刪定繫作雖一出仲尼之手以諸賢弟之問聖師之對
示萬世以操存涵養爲傳心之要典者惟論語爲然而
君誦之終身不治他經雖不治他經以推治他經譬則
破竹將無有迎刃而不解其節者豈若今務博者童子
知誦六經白首猶迷其源委君亦漢氏諸儒專門一經
顧多成才之亞歟故出而仕其卑則監倉夫積久而易
穡腐者惟粟必贏其入而培其出贏其入也則輸粟之
家病培其出也則受廩之家伎之或一有言皆觸禁者
矧利所在覬得者眾臨制之吏鉤名綜實不干書則于

庾鱗比取之月異而歲新焉幸有慎者已不爲盜人則
迫使必盜故完往而敗歸潔入而汙出償產傭孥者武
敏接也此監府縣倉者然也太倉則儲幅幘之粟于斯
其糠腐尤夥尤夥則贏入而楛出者愈無紀極地由邇
輦輶則病而忤者易愬易愬則完往而敗歸潔入而汙
出愈速或一二歲爲之不償產傭孥者有之必無二十
年之久而不蹈者非不循俗嚴已以拒人察察醅白者
疇克爾然亦确确乎其艱哉或疑是非德之大不曰鄭
之國渠鑿涇注填闕者水也井亦水也以之漑也井之

利累日夜有不能終畝而鄭渠歲灌渴鹵四萬餘頃夫
不計井之勞與所居之小之異而責其不爲鄭渠世鮮
不以爲迂使日夜汲之積二十年之久冽而不竭亦佳
井哉監倉古委吏比也仲尼之聖猶止于當會計讀論
語而學仲尼者能是已矣非德歟旣其歸也有廬于城
而無田于野無臧獲以服事朝夕供井白之勞薪糧之
須諸子身之衣惡食菲安不怨尤里之豪悍有恥其乏
者曰使幸交我我則周之君曰吾受德鄙暴以捐吾介
不可及子勵仕常從之官每飭之曰世固有羞賤貧而

希富貴權倖以死無回者矣莫不一敗瓦裂汝惟義命之安祿入之外不可他營銖髮以賊其心能謹其事而忠于土則良子也年七十九卒猶以是爲顧言實至元甲申四月十有一日也君諱珪字君璋世居盧龍范陽間四世祖通以材武得官于遼爲千夫長祖達不仕考託監酒上蔡義宗播蔡死蔡亂君踰河僑家洛州爲州將成侯兵曹後人監太倉洛今易爲廣平陞州爲府元配河南胡氏前卒三十二年三子彧德安勵金無經學吾元徇地漢上得江漢先生趙復于雲夢至燕而經生

始集彧從之遊有善學譽與耆宿友年二十四德安年四十皆前卒一女適肥鄉蓋氏再配東海盧氏前卒二十年男孫某年二十五而卒女孫一適同郡韓氏一適巴圖總管子毛穎孫曾孫一人未名勵自知淮東憲事入掾中臺又掾中書出同知晉州雲南行御史臺都事今爲湖南至所治善裕其先訓者大德戊戌將改葬君與兩夫人于某鄉里求燧銘墓碣銘曰
生煒有輝歿淹其升孰曰嗣人克善秉承幽光于生蓋棺益耀非子式顯歸以何道嗟太倉君恬養廉貧其志

牧庵集 卷三十五 九
不越式是後人入循周行出而要荒繡衣所如梟狐遁
藏期爲良子可曰不負令甲聽爲子親可後易桓爲碣
洛水之阡太史繫詩何永不傳

牧庵集卷二十六

元

姚

燧

撰

先德碑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師中書右丞相
史公先德碑

至大之元秋七月二十有八日制曰丞相慶公之先及
事列聖繼世忠謹者旣敕有司旣謚旣封非刻金石終
恐不能垂示悠久其令翰林學士承旨臣燧爲撰次之
臣聞命兢惕誠以不文不能鋪張大君子盛烈上負明

詔其冬而其家乘始至自夏故得反復究觀公夏人史
姓曾祖考持持理威夏臣贈同德濟難功臣諡康穆祖
考拉吉爾威宿衛太祖贈服勤翊衛功臣諡敬簡考算
智爾威關弓馳馬拳勇絕人入侍世祖潛藩歲癸丑從
平雲南諸國以驍果聞及歸行賞賜馬五匹鈔二千五
百兩價與銀埒己未又從濟江攻鄂戰疾力明年帝正
天位從征叛王漠北小大之戰十五賜白金幣錦以爲
蒙古唐古軍民達爾噶齊年七十八終贈推誠翊運功
臣諡忠宣三世皆太師儀同三司上柱國公祖考加開

府曾祖妣伊拉齊氏祖妣蔡氏妣烏納氏夏王外孫皆
從封夏國夫人七子同出五人公次居二以奇塔特布
濟克名行自童幼從忠宣出入世祖帷幄天監灼其已
克恭勤至元丙寅選侍裕宗于東宮將二十年敬畏益
加無少僭忒逮順考生皇上儲皇詔公保育鞠視之每
帝召見則必左右兼抱之至前方幼而學詔教之經以
其嫡子額爾吉納侍讀俟其遨嬉廢誦輒撻其子以警
之故能終業大會將畢聚諸侯王讀太祖大訓加丁甯
告戒之始遣就國或皇上儲皇不在列必邀致之使與

有聞出申飭曰是汝他日所宜爲者其謹識之必舉其辭無庸怠忘徽仁裕聖皇后以善于薰陶翊贊也責其四衛番直諸臣事皆咨聞大德二年成宗詔皇上撫軍漠北曰是昔大帝授朕者今以付汝且以輔導扈從壹是軍務悉聽于公宿衛諸將皆父事之至則訓練六軍總裁法令胥地所宜可屯田者必分耕之以佐軍實屠羊不湯其毛而皮之與餽餽棄餘諸物皆集以市諸部易皮爲裘禦戰士冬四年以文移無印難杜罔欺又身入聞得裕宗信寶以歸明年八月寇大至公教吾軍表

紅衣于甲以自別俾鬪不迷大崩其羣自是寇望紅衣軍則退不戰九年皇上踰金山公視軍士失馬徒者空其羣散之死則不責其償十一年成宗賓天使至皇上欲棄大軍入主居憂公曰是使之來惟以告哀且彼事宜難以遙度須召赴使皇太后儲皇隨以削平內難見告且促其來卽日假公平章政事驛至大都輦致金帛于北爲朝集備五月皇上立極真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蓋公雖厯事世祖裕順成三宗其貴有位則始乎今踰月儲皇入陳疇昔調護之勞制亦曰非夫人之

力安及此加銀青封慶國公妻庫庫楞同封慶國夫人
七月進儀同三司太子太保九月加開府太子太傅明
年至大之元二月拜中書左丞相復以爲太子太保加
上柱國四月拜太保六月進太子太傅再進太子太師
七月加錄軍國重事十一月中書右丞相十九易朔之
間凡九降制人臣之位至是極焉又以其兄阿拉克布
濟克弟昂齊皆榮祿大夫司徒兄兼都元帥弟遙授平
章政事弟日爾塞榮祿大夫使宣政院甯夏甘肅釋都
總統託羅岱管軍千戶蚤卒他母亦烏納氏二子烏尼

爾威珠特爾威男孫十有七人達實和爾布管軍萬戶
虎符倫圖爾威塔海諾海都迪爾威伊齊特穆爾額爾
吉納年二十二至漠北之明年寇出金山南庫布哩額
爾吉納將左衛射士居顏行當寇驍將旣接戰刀槩兩
不能施手搏墮馬斬其首明日皇上解御衣所乘馬鞍
勒爲賜仍偶一良家女寇夜襲他部輜重以遁又將數
百騎追敗而止還之四年又殄寇于昂吉爾圖獲人畜
財貨不可口匹貲算又明年寇舉國至又戰于哈喇台
以數十騎出入其陳數四所當披靡莫之與敵寇大駭

卻皇上乘之遂大潰斬馘不可級計十年踰金山前茅
獲俘萬餘人斯皆効死于乘輿前天目昭覩者明年寇
平第諸將功膽略材武推爲冠軍立極之日授資德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六月賜虎符使太府院事唐古親軍
都指揮使七月加特進遙授中書左丞相又進知樞密
院事又兼使典瑞院至大之元五月兼使仁虞院十一
月拜御史大夫哩日初事晉王有謹敏稱皇上至軍之
明年大戰庫布哩雖勝而寇退未遠與晉軍合而大官
廩肉不足則日餽二羊又繼諸軍糧其府又盡則賦他

部供億後多其忠從晉王求致左右立極再月授資善
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十月進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
行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十二月授卿典牧至大之
元二月使尙服五月拜光祿大夫遙授中書左丞相七
月兼使將作院爾祿幼爲沙門十一年至軍中賜御服
帽帶俾不祝髮其年官以正議大夫僉宣政院事女孫
十八人有從者十曰戩伊特楚曰按巴曰哈達遜曰幹
幹曰聶辰曰世兼千戶曰聶爾布曰吉連布曰染齊曰
善布男曾孫六人額爾吉納威玖哲爾威布都爾威宿

衛乘輿卓爾齊阿嚕琿徹爾濟勒爾威女曾孫二人臣
嘗槩公父子有四德焉一則曰保育聖躬再則曰舊學
三則曰周旋軍中十易寒暑修扞于艱終則曰扶植皇
極宏濟登茲高明一門之間三爲丞相無盛與儔人奚
間然敢再拜稽首而銘之曰

維史胄出書焉有質伊誰云從則周史佚踰二千載餘
慶茂蕃推而上之實一其原嗟公之家中士亦始其來
姑臧不知其紀可系而名則由其曾奕奕其繩陞陞其
登祖衛聖武左右興祚龍咆虎號風雲胥附考專世皇

荷役與戈助于南詔爨焚壘摩再從濟江攻鄂東北舞
于梯衝執訊雲壁又偕度漠冰雪峩峩手塚足輶拳勇
維何固叛是求凡十五戰不搖疾颺勁草乃見歸以壽
終生子如公帝灼其心惟一効忠式昭德音選臣裕廟
其盡其戰其德其要洞洞其信屬屬其恭介介其守廓
廓其容皇上儲皇旣生順考詔輔翼之俾躬是保及情
授經撻子示懲止其遨嬉大訓服膺其彌爲善若是非
一臣鄰德將疇與爲匹成廟降制俾從撫軍朔方十年
日伺寇氛晝橫雕戈夜裱龍盾惟彼不至至戰必遁未

朱府集 卷三 六
踰金山危巢是傾竟令飛揚不遑大刑惟皇作極言念
大德既贈祖考公以夏國美諡崇階罔一或遺父子承
相百辟用師尙服其衣尙乘其馬門戶輝光世無二者
爰詔史臣樂石特書賀蘭可磨而銘始渝

先德碣

河內李氏先德碣

至大庚戌郇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
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懷之
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于受不

僭于發如他人侵蠹以益其家負而債償罪沒產者皆
無之與人交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
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
賈耶蓋郇王之考初尙主世祖再尙主裕宗自稱晉王
克用裔孫爲置守家數十戶于雁門禁民樵牧由分地
在高唐卽是進爵爲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祠
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
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
懷之爲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

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賜名懷甯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故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卽壻其家進之于王王甚禮之言無不

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爲取元氏子季惟

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况復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輝光墓碣

朝列大夫飛騎尉清河郡伯張君先墓碣

章卽爲濟南屬邑士子張養浩年少而志厲績學而善

文受知平章魯國康利公曰汝學仕耶今之仕者莫不由吏發軔遂用爲儀曹史超掾中書滿其年考出令堂邑一守敕約便行弊祛形勢不撓惇鯨不侮民惠之懷咸稱曰自停年之制行令吾縣者前十餘輩無右吾令求紀于石走未遑爲今聖淵龍召爲宮師府文學進司經宮府隨拜監察御史轉翰林待制今都中書右司事由武宗詔內外臣五品而上列五爵三土階勳而等威之封生贈死其先五品則縣子男從而正子與四品郡伯皆止父一世三且二品皆郡三侯二公上及其祖再

世一品國公逮其曾三世矣故官父郁朝列大夫勳飛騎尉爵土清河郡伯養浩思異斯寵碣諸墳道且自爲狀受姓之遠與家章邱世數可知者則自其高曾然猶兩世皆逸其諱惟知曾常官武略將軍監陽邱之燕鎮酒其致斯者任子耶入粟耶武功耶皆見無所武略四子伯不年而仲不後叔萬季山叔娶郭氏六十澤職管庫于蜀彬德正德林秀敏孫十有五思敬思忠四川行省宣使思誠居郵耐禡獮崇興特綬裳履繼季娶苗氏二子一失兵間次朝列則今清河郡君生子英塞皆天

顯今者惟養浩祖及諸父振粟其鄉禦盜于家脫人以刃縋井取飲活友于死者有家乘詳惟夫不大振顯數世而發是一旦者可不爲明之且人持衡猶必稱物而使之平矧天所司惟一福善而禍淫視其力行非度盛而著者故有不終歲隄爲衰微而安行所遇必數世而始進于盛著譬之鉅室徹則一日可爲平土構且累歲不能以落其成古人監此所以垂從惡如崩從善如登之戒也夫如是則章邱之蘊美含章雖武略之僅官權酷而猶不能頡頏時榮其上之晦迹又不知其爲世幾

何亦庶安行所遇者蒙莊有言今夫水其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朝列之先厚水者也資其後以負大舟也佐五命而所生享報如是未艾其年子之位日高而所生又隨之而加非若陳省華與三堯共躋台衮者不止也雖然是猶以子貴推言使當其時朝列責其子爲農爲技則亦不儒而已矣又何自開廣聰明漸涵道德工其語言流其聲譽居茲清列哉然朝列又爲子擇術之精者銘曰

嗟今士子人孰不期煜其華辭震耀一時惟其才資得

天者薄雖竭爾力而竟落莫矧古有作如車司南能不背馳千百兩三孰興靈奇章邱君子名疇與昭魯國振起引以試吏拔其俗常令諸近畿佳政用張文學司經寄帝耳目轉而待制典國竿牘進而顯矣推恩所生勳伯士之清河郡城人日子學其父所詔有赫今隆則爲子報子明能然由居止仁維以勸忠示禮使臣圭首方跌碣其墓隧孫熾仍昌其來無止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遊

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尙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內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尙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

東宮公爲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而鄰婦力明其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磨帥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

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卽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牆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

白濟民無他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
王相府拜布哈右丞勳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
問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
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
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
副使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
車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
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卽藏衛西輝之蘇門
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卽教授于

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餘其
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驚囂然先生成法
也爲歎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
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
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線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
傭車過衛不可畱不得身見爲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
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
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
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

勤農副使苟宗道理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技淚擲
筆數年終不能敘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
夫人祈世母夫人爲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遊
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
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
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
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百姓家太原首
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于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
起爲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

五
公望其菑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
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
本耶耕播之教况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
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
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
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
日延有方其趺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國子司業勝君墓碣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樂恭子民生于三父生師教君養惟其所在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于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于其師之慨至大已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丈席者嘗數百人礪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于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

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遯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敕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聲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于爲監爲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

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有先蚤作晏修誨誘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克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卽升監丞再承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卽請諡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謫見于天其咎在內庭竊于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

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千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干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二十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邱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平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

綸謀廟堂爲憾嗚呼夫旣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
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氏貞
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尉東明自致終喪
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
修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敷起布衣于定敦教祁祁
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
躋滿秩而召入爲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
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

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
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啟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
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金故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

燧還吳中過廣陵口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
曰吾祖靖肅公願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卽死所藏亂
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邱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
魂遊徜徉無所于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爲銘隨又
遣其少子可亨拏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

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魏氏由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爲今宏之順聖遼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兜答館酒使子貞兜答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卽記家塾者思廉生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由兜答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兜答

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廕君始監順聖酒改宏州酒使鄧州權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高氏七男笏琬瑜琦玠璠玉琦大中大夫行部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益靖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琬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荊州節度

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爲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業覈其進情已則雁序立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由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若舅弟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

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人人有爲不善者不憚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與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罪及其鄰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新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

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由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嗇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子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矧必復于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行嶷嶷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責于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詳用獄至鉅鹿再傳旣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膺又仁厥乏祀修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旣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膺膺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Large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a redaction or a large-scale illustration that has been obscured.]

牧庵集卷二十七

元

姚

燧

撰

阡表

招撫使李君阡表

君諱聚單之礪山三章人以材武善射昏暮命中宿鳥
金之南播應募為兵積勞為提控河北俶擾嘗經大澤
與友相失獨行葭葦間與數賊迕戈汰其股拔以逐而
盡殺之然非若是戕已與敵鬪未嘗以人血刃挺身踰
河至儀封萬夫長孟公熟其父訪名而客之署其軍彈

物原集 卷三
歷尋陞長干夫與總帥李成同戍皇陵岡癸巳正月義宗由此渡河播歸德始從成來歸隸大將阿珠嚕麾下仍將千夫從攻歸德亳州考縣金平大帥版軍民招撫使與成將皇陵降民百家徙東明實田黃頭原踰萬畝與佃民及嘗所惠活者數十人分苦均勞闢草萊伐林槩而穫之復積穀多至千鍾疏宗戚族與四方民工賈醫巫扶攜婦孺子皆往焉依視其寡乏歲時衣褐日月廩餽婚姻男女之及期與過而見于者無不周施一旦成邑人謂之小東明平生襟抱坦明大兵屠考縣噍無遺

類一人哀祈生曰吾某官良庖也遂匿全之後召客俾具饌皆草惡不可進君怒詰則吐實曰初豈是能特誑主脫死耳其不疑人見欺此類不飲酒而好客與成輩數人爲耆年會盡歡移日忘疲言惟前朝事絕口府縣得失鄉鄰短長聞人誤及此者則欠伸思睡掩耳而起時以長者多之每恨失學兵間課責諸子讀書如日不足嘗見今孫國子助教鳳輟書掃霜葉庭下則起奪帚自爲曰無廢而業于斯須頃且然其急其篤于成者可知已年七十三疾卧不言數日子庭玉方令通許歸省

則曰吾忍死待汝遂卒實至元戊寅秋七月二十有三日也葬以九月十有五晷塋黃頭原東後三十二年至大己酉鳳求表君阡殊懇用是計君始家之原年猶未滿三十方壯士也當戰伐始休喘蘇悸定之時在他入則徵逐貴介聲妓是娛弋獵是習吹笙鼓簧馳馬嗾狗以快酬十年席盾枕戈死所幸生之勞而獨自求口食于田畝觸風雨犯霜露與農夫耦耕頭蓬葆手鹽而脛不毛矻矻作苦終歲而不悔比開餘饒衣食於其子孫而先賑恤鄉鄰俾不迫于寒饑亦志而智且惠人哉

前夫人張二子庭玉卒令鄆城今平章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實銘其碑庭芝使監大名酒繼夫人王二子庭蘭兩淮運鹽提領庭英同提舉鎮江財賦二女歸劉源馮珪珪嘗爲江浙行省參政男孫八人鵬懷孟路總管府知事鶚使監長垣稅次鳳也鴻福建巡檢見善使監內黃稅見道見賢見可女孫三歸士族張鼎楊謙楊某男曾孫六好德好義好謙好智好文好信好義翰林國史院史績學纘文銘曰

聞古子弟多暴凶歲荒歉則然矧金叔世豪傑彙征戰

伐是閑其視殺人如芟草管人有子女我壓奴使人有貨財利取有已亂定基此穰穰厥家何爲不成安事耕畚嗟哉惟君獨歲勤力匪種穀求惟以種德善也吾苗不善吾蔗期實百年庾維溢高責報于天如執左契篤生孫子文士陞陞黃頭之原土厚俗敦太史銘之式表墓門

醫隱閻君阡表

至元二十有六年蒼龍在赤奮若余月初吉士子宏也持所自爲其祖事狀來請曰昔漢故民吳仲山他傳記

無見嘗由發藏賑施其鄉而碑之至今千年風雨斷剝之餘過而誦者猶懷其人不置也非託筆金石力耶嗚呼我先祖者生不策名于天官歿不受謚于太常處地卑約功烈無所表見一世獨有修之于家與所惠活斯人者顧不可碑之託銘善言之士使得以示今而垂後比漢故民乎敢以是累公燧哀其志揚親又喜克用力于文故序之曰維閻氏曹之漆園人後徙陳之西華曾祖諱遵合陳之宛邱祖諱某考諱孟兩世不仕君諱瑀字潤夫生而明穎孝謹長由其外舅申璉與張子和同

侍疾英邸故盡得其術業醫事親加以潛覃究誦先秦兩漢方書八年詣到積中故施驗于外者疾輒已人德報之則曰天實生之非必一出吾術也人聞不自矜鬻求藥其門者日亦滋眾壬辰踰河而北僑居宣德府以所取醫直衣食寒士申岳陳遂孫周郭通至則館其廬去則贖之魏學士邦彥玉峯亦略行位與遊時召諸道醫悉領于奉御田闢將以君偕北進尙醫列固以學識淺淺不可親上辭稍居南畱真定二年踰河將復郟城以先業簫條無誰與鄰畱郟陵十年徙洧川年五十飭

其子曰吾從學良醫又勤心奇書古方卒遇一疾猶眩迷于先民數十成說竟不敢必何方定可已疾殆以疾試方況若無吾問學者得吾術自巳其疾則可無輕出治人也遂亦自棄醫儒服教子孫讀書恭儉質直異不忤物而同不徇俗介不附勢而強不赫威又精衛攝凡飲奕談諱無益汨戕魂神者終身絕不蹈爲故能壽考八十二卒實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妻申渤海宦族能通孝經論語天父天夫孝賢兩聞年六十二凡前君卒十七年至是合葬洧川某原二子鼎吉今尉

潭之瀏陽縣逢吉前君卒一年女子二人一適太原劉麟一適鄆陵張琮男孫八人宏也獻民天民舜民他未名女孫七人幼男曾孫二人益幼銘曰

彼函工猶擅仁矧君醫志全人業卅年起死類以其贏及士貧晚棄學篤自信父一鄉儒冠巾八十二年疇倫高可隱墳洎濱夷考先由令陳隄三世迭不振維穹蒼運環循屈之久宜寢伸傳瀏陽初命臣授汝戈盜之眇在後昆奚異身非千歲磨不磷默然信期茲珉

安西路同州儒學正潘君阡表

至大之元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潘汝劼時爲中臺照磨兼獄丞于安西校官楊定序壬辰變遷關輔民其祖德卿與祖妣彭衙段者訣或我他日相失兵間前配封出子浚與汝子溫生五年矣俟時清謚無使廢學雜行遷民失所如往妣流離平陽風雨寒暑窘蔽土屋井汲竈場匪躬不致須紡緝備資學二子艱百罹爲操益確久人信之婦婦姆女皆取爲法且圖諸孫受所鐫誨有踐與別于所序前頌詠盈軸燧奪史事獨未遑詩今年再手太子文學張養浩事狀欲表其考學正之阡嗚呼不

腆之文豈足增華元閭而煩諳復見丐耶惟潘氏同之
白水人君字仲良則諱溫者曾祖宏登宋武科嘗令赤
縣祖挺考震亨則德卿以詞賦魁金進士夫人則鄉先
生段適安之姝由徵平陽童男入燕繡局資浚以行惟
督君學比其還秦六籍之文言熟義通郭溫伯女以姝
之子楊時邳大用裴子法呂仲和來明之顧副言楊君
美諸公皆先朝明進士孟駕之張器玉又其少者而君
無不遊造其門得其延譽聚徒教授道化之行鄉鄰訟
牘不愬公官司平其家志至歡去仇解好合川蜀之士

奴于人者賦錢富室贖登儒籍廟學卑陋捐幣爲的倡
其郡民徙基高明州守邑令爲拂民欲每自愧匿恐其
聞知一臧否言爲采風謠取以陟黜由朝廷旌別奴民
勢家訟君及民十餘家云皆其父祖俘自軍中君倡赴
秦省力辯其非或曰汝自土籍明詔已拔齊編氓何苦
于他人爲哉君則曰吾與是皆同鄉視其誣不一手援
其溺非義竟還正民絕口不矜德由已然人則惠之至
元二十年野仙擢同之學正是前一年走副秦憲凡三
補郡縣而皆嘗驅車馮翊朝邑郃陽澄城白水爲同之

屬縣獨君位是師儒身任表式數百里間篤民明倫亦
豈輕哉教又非昔私淑人者爲將十年旣謝病歸自號
安分野人爲約白水凡我同姓坐是邑者歲時上冢無
間疏戚老幼畢集周及諸宗實獲古人紉族遺意而入
燕兄不聞問者五十餘年攜一子歸悲盡繼喜晨夕奉
之若大賓然年七十五當大德辛丑夏五月七日卒疾
革來諸子前曰吾于吾親雖孝無所顯揚而獲免玷辱
惟忠不及事君若曹他日或有用世其竟吾志走哀之
曰莫匪臣也惟視所在晨門夜柝不廢乃事猶足曰忠

矧君尊聞行知範其鄉州不調十年亦事君矣奚其訐
謀廟堂捍禦疆場奔走豆籩金粟當會郡縣率職始名
宣力耶二夫人楊燕子八人長勳次劼也勵勉劼勛助
勛勩鞏昌帥府奏差他皆業儒一女歸信氏男孫十人
未名銘曰

繫考府君盛文華竄身金亂死不家妣夫人爲魯人髮
生君五年猶羈童笄笄遠逐遷民陳天窮其身操不窮
夫其所安人何嗟束君子學蓬在麻闕幘貯腹書盈車
返秦先進門刺通杖者倒屣相將逢展于朋儕異其瞳

由是聞譽日益加私淑筆耕代菑畬以古指南塗安差
蒐才乃如平章公用官州校祿小豐身教不令士自從
十年謝老歸彭衙敦宗諸潘方拜嘉忽焉白露淒藜葭
垂絕不忘帝降衷尙飭八子以孝忠八子喻指無齊同
南紀劫今縮青緇鐵冠峩峩豸觸邪振而家聲後將遐
鄆陵主簿毛府君阡表

世所曰君子者二焉曰位焉德也位其名德其實位顯
而德不充人則與其名曰幸也致然君子則未也德修
而位卑人則與其實曰不幸不得敷施所蘊一時雖然

君子自若也有人于此學以潤身道以悅親莊以齊家
恭以與人清以涖官幼老一致無可疵類可不謂德乎
可不謂君子矣乎燧于聰山毛君見之君諱憲一諱順
字吉父廣平肥鄉人曾祖弼祖仁考冲霄金扶溝主簿
金亡反其鄉與竇司徒文正公遊妣全前卒事繼妣成
惟孝十五能自植授徒其鄉我先世父文獻公聞其善
學大書夙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十字爲勸扶溝卒廬
墳終喪郡舉孝廉監洛磁常平倉受米八萬石責守其
出七年而絕猶羨三千石司徒爲翰學授檢討官日爲

史太尉忠武公講治鑑歲餘辟主鄢陵簿求便妣養歸
爲邢之書表令史始邢與洛鈞州及陞邢爲順德府君
則白侯邢洛鈞功臣封邑由邢嘗開安撫司故洛受其
節度今邢已府而洛猶州求諸地志洛實古廣平郡領
邢洛磁威四州洛獨不能引爲比耶事聞陞廣平府各
爲路始不相一侯有病郡井鹵敗者議渠洛灌隍以流
惡君曰渠洛不如渠滏洛去郡北五十里餘其流先卑
逆導之難滏在郡西南其遠雖倍而高渠之可勢必至
旱資溉田潦資伐材薪蒸秸藁或免車檐可水輪地聽

民爲業郡食甘冽反餘利也侯是其言發民渠之再歲
而成其所永賴一如君策筐篚餘力必集諸曹勸之讀
書曲周民妖言惑人責與其令故山南廉副馮岫治獄
芟其牽辭不多追逮惟置首惡于理凡掾府十二年都
目沁州滿去而人益思轉汴梁提控按牘兼照磨官物
務殷繁裁析裕暇于邢于洛于沁于汴侯牧來者皆客
遇之不吏也及除濟南上口巡檢乃太息曰吾家世儒
顧棄所素而逐盜耶兒淵副巴圖總管于江陵松滋吾
其從養號聰山出與邑士唱酬詩入陶韋社中家居卷

牛屋集 卷三
不去手老而彌篤于學如此以至元己丑五月十一日
年六十三而卒創塋松滋灤東夫人張氏賢淑有聞子
三人光祖淵洧光祖前卒淵和粹敏明善文能官今以
朝列大夫真爲總管洧從仕郎管民總管一女歸鄭州
張某男孫穎孫女歸同邑金尙書右丞文定董公師中
孫植幼居室銘曰

於維毛公爲周司空受遺成王太保夔同後十六王當
襄末世粵有毛伯猶王卿士遂客平原備十九人從楚
一言完趙卻秦自時竹帛賢哲世有君其遺苗居德孔
阜授徒肥鄉終養扶溝斗食晨門便妣是謀辭尊而卑
輟行以躡匪人之爲實我之自而位不充命也如何遺
澤在洛滢水同波享在其子受服三命爲良牧臣定鴻
爾慶灤水之東馬鬣其封走銘之阡可示無窮

阡碣

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由今江西湖東道肅政
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
鄉二子珪璿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璿在鄉

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
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
欲坑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
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
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
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
龍收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
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
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令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

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
撫司後邢易爲順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
從祖託克托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
開國勳臣苗胄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
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
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
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
有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卽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
顯壽考人也夫人旣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

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雖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爲今不敢氏夫人而君之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卽

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舊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干至哉則不合耐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千古有徵爲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彛秉表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度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

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于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
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
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卽斯瘞奚取
日者風水焉泥孰培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
孫天厚其門旣壽旣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
如夫如子

牧庵集卷二十八

元

姚

燧

撰

墓誌銘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公諱庭珍字國寶會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爲
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
北京公于次爲中子沈靜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
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
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

由且訶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卽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刈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術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未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鑑計各千百數爲壽又言誠以是悽悽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爲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上亦悟曰

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閬中留爲安撫使治兵裏摩劓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卽位中統建元自將北伐以公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驛兼給饋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經略使兵裁叛離仁革狼頭渠會訾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爲蹶宋起本勲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

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干禮于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而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倔岸海徼恃爲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則邱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迺示怠弛袒寢一

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槩付衛士聽汝何爲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若安南君臣多畏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卽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闕色厲或有以凌驚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行院經

牛房集 卷三 三
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
總管陳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丹軍以惜月廩刻
弊施宜當其先後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
魚菽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食以贍餓乏視
便輒行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
總管上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
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
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
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艫枵然金玉

美色皆無有惟交書襪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巴延
夙嘗疑爲凌鷲者後顧爲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
無有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
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
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
而歸凡前政積事畱獄旬月剖摘皆出尤善發姦伏有
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傲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
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
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賊

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妓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爲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蹄

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卽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其爲開封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漕爲巨浸廣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爲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邱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旣弭復大發數縣民

增外堤防分直爲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
東盡陳畱張督河綿亘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
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
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
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
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
月葬安西府咸甯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
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
行省宣使滂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

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大中大夫諸蠻夷
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耄者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
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拏舟以使西南
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爲步仞餘招麾兩王嗾臺指
輿吐蕃獷黠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
世不爲臧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
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蠲租舟民于河電擊霆馳懸躬
禍羅下燭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

天陸舞龍蛇流死所餘邱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
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陴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
其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顛顛
公哉人之騶虞彼饒婪婪橫目虎貙雖古循吏列傳史
冊載筆今功孰忤爲匹少陵之原有坊其邱銘石道周
以暴諸幽

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至元十七年授公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之命下燧
時已爲副雖公未至實與聯銜遇凡狀聞臺吾曹代書

使名者一年及中丞王博文來使乃有不得一際顏色
之恨後燧轉副山南湖北憲治江陵二十三年入直翰
林明年公以中奉大夫使持節宣慰荆湖北道亦治江
陵終不能相遭以卒後四年當三十有一年燧如龍興
始識公之季子大中江州總管兼管內勸農璣愛其忠
厚和粹薰然克世其家素範者常同郎中馬昫登廬嶽
數多忘其爲新識者歸復過之益相歡也出故李君槃
所撰墓碑猶未有埋銘因思與公陝西未嘗同事而嘗
同銜湖北未嘗同時而實同治其慕義區區雖所雅好

有不如也今日熾直翰林視槃翰長爲同事同階同時
而同治者槃銘公于昭昭熾不能暴之于幽乎獻曰固
所志也乃敘之令事以類從積官以大中中順嘉議通
議正議以及中奉受任凡十九歷中外四十八年莅民
則襲永安軍節度使丞真定之藁城尋爲令會憲宗大
料民公令藁人損其戶數得親戚同籍及後賦下戶歲
白金四兩而藁果不困人已服有經遠謀民有崔進王
成共飲成歸而進失其處其兄訟成殺之縣掠成服時
州縣得專誅公疑不得其尸緩不卽令償死踰月溥沱

冰開而尸出驗覈無他乃由醉墮水死成乃脫繫時年
少而位卑人善其能用獄他日遷真定路總管判官東
京西京大都南京四總管惟東京虎符西京南京兼尹
大同開封府東京當高麗倭奴用兵之衝其間渤海女
真契丹錯居俗各異宜他人得此率謝不往公居三年
諸夷帖帖白燕巢堂土多祥而詩之西京大荒聞于朝
得發倉儲以丐貧饑民賴全活不流徙聞令下采民女
姿德宜者貢實掖庭公上言山西回遠京師且無大家
民女貧陋無有可充椒房下陳徒生民心使育女嫁姻

年不及幣徵不納惟幸有男無託殺禮戾古天生紊俗甚非聖世之盛舉也同列危之避不連署公曰此出我獨竟上之事亦報罷南京未行裕宗在東京止之也治賦則銀符真定路宣課副使改課稅所長官陞轉運使領東京路鐵冶考績皆最職兵則千夫長從征李璫濟南在東京南京兼諸軍放拉總管持憲則山東東西山北遼西陝西漢中提刑按察惟山東爲副按行部治獄無滯囚曹州屬縣禹城械至二賊曰嘗殺人者隨聽錄之兩人之明非辜言色殊悻直乃移讞疑獄清而真賊

得二人者以出凡今條責以課農桑勵學校問民疾以肅風俗職無不舉者在庭則歷兵戶禮三部尙書建言省部任人率先其私非獨名器所由以濫且大啟仕者之爭其敢而無畏者至遮乘輿以訟此風豈可崇長而不思有以哀之乎及持使節宣慰荆湖受命湖省而犯法臣肆其兇饗恃有申援威福張甚欲惟以溢戶富財牢籠乃大料民兄弟籍者皆異之雖舟人田客僑遊不遺集吏計局不給紙燭又市紗羅小其時直又賦之民復爲憑怒曰吏賦民得者皆官有之又大鉤考積歲稽

牛府集 卷三 九
逋立期送官榜掠號哭之聲相聞民至鬻田屋嫁妻女
或赴水自戕死定無責責償親戚鄰里或嘗主何人家
者又逼官吏令首嘗受所治民財及酒食饋遺督責之
使日十餘輩燕犒送迎不少違其恃勢須索者無敢少
逆其言一都司貪與妾語宣副跽行酒移晷不持觴省
顧總管有與吾姻者責令首償曰吾未嘗取民一錢不
從乃標草老婢令鬻得直輸之後反由是免嗚呼觀同
列與所臨守土若此則公之有至難于吾曾者從可知
也如是而難事牢不可剔之巨盜不見尤方數千里不

遂生之民不疾怨而悅之其持身以閑世故者何如也
公諱椿齡字壽卿滿秩荆湖歸未十舍道卒樊城實二
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年七十三返葬蒙縣其鄉武家里
東原祖塋少從金翰林學士王若虛學年二十一中我
元戊戌真定選性孝友高明尚氣節或曰公豐頤後耳
顏角爛然望知爲富貴人也維趙愛姓絕遠渺可譜究
者兩世祖諱福有潛德祖妣靳考諱迪以材聞卒官節
度永安軍妣崔故翰長李治已敘之碑夫人王金吾衛
上將軍知中山府善之女公卒十日亦卒壺儀劄然撫

牛原集 卷三
下有恩能升金陳高白四人者禮秩已夷不嫌庭臣賢
文多序詩之子二人奉直大夫僉山南湖北道肅政廉
訪司專瑗與瓚也六男孫執中守中居中行中安中柔
中五女孫適崔恕劇宏董某皆名族某又中書左揆士
選子逾通顯光著者餘幼銘曰

胡天子公畀爾極備學善其師仕席其世言塞其責職
舉其事卒遐其年生崇其位體良其敵述令其似伊誰
無伉或一先棄十日偕老亦誠可異伊誰非傳聯翩伯
季握符持節或守或使方古世德曰少無媿有不信焉

珉石之視

河東檢察李公墓誌銘

前集賢侍讀學士今臨江路總管李侗自爲其祖河東
宣撫檢察公事狀又譜其祖孫七世之系曰公會祖顏
祖彥升叔祖夏考溫叔考濟沂公及兩夫人張富察氏
第彬昌鬱子昱煒燦姪炯炳耀輝女歸顏鈐梁某孫佐
仔與侗也女孫歸郝天挺吳某梁某二在室曾孫墉杲
塤埜均圯女曾孫五人合是七世凡四十四人求燧
銘公神道燧思古人揭之石者上惟其統下惟其緒率

不旁及宗從倜乃詳然豈傷喪亂以還其存今者已此
將俾來者有究所自耶亦親親篤厚之道也故不略而
手筆之謹按公諱懋時字逸民太祖削金之十年略地
太原太原城守不卽下屬縣榆次其令不敢仍居平土
徙其民依險逃兵縣東北四十里韓村砦公爲民與母
夫人及其季皆在逃中聞拔太原令恐策無所出卽說
公曰金主棄河北與河東播汴者五年天方北顧如是
馬足所及無不靡滅太原河東鉅鎮猶不能支吾儕偃
蹇此方因謂之固一日移兵勢如崩山之壓輒必無幸

矣觀公美而長身膽膂拔類鄉里歸心有長者稱袒而
一呼樹旗出降民無有不聽命者願公急赴是功雖吾
亦忝公使之不敢越公令也公曰令自爲之何至授人
令曰吾力綿才薄圖生斯人狙黠之徒或忿曰金臣敢
然以義罪余事未集而以蹈禍彼得以爲名無益也吾
所以急子者子而爲是必不禍余當是人自爲謀之時
一爲狙黠所先忌汝才而併除之如汝母氏二季何公
感其言曰如教乃往見太師國王穆呼哩曰榆次小縣
衆且萬人無柵自固王如加兵未必朝至而夕下必盡

力以與王將吏鬪雖王將吏能保其不與一死不扶一傷乎此勢之必至者比其拔也逞志而鬪殲之得倍百里莽曠無人之土王安利哉今不汗一馬得倍百里有萬其眾之名以下執事王何以待之王曰吾受降多矣無有如之人之壯者閑其舉止而辯于爲言吾得士矣且曰吾受詔太宗視事所便宜而行之卽以公與太原帥攸與同議軍事後假其弟阿禪爲王分兵徇地平陽輟公守太原俾從假王以行假王事動咨之下平陽戢剽殺而易置其吏課民墾田事舉令修治有績矣而真

定同知總管武仙將兵襲下太原殺與傍縣皆附假王從公馳救皆復之坑其旅拒王師及爲仙用者獨交城爲吾守或讒覃帥雖閉壁實未嘗一出決戰意視勝負誰在以爲歸也假王欲攻之公遣人語帥翼曰當悉力與賊角不然屠矣帥如所言出戰敗賊北山下假王乘高觀之公曰帥無他也遂全之將吏見北山石壁萬桂玉山三寺逃民男女紛綸白假王欲掠之公曰此戰士之家倉卒不及入城者且其夫爲吾擊賊何罪而掠其家其緇服皆僧尼得是安施敢復言掠者論以軍律寺

得不殘平生脫人于死者此類至今三寺像事之後甚爲中書耶律公所才聞之太宗授以太原路宣課所大使公固辭孝養其親時年五十徜徉家居中書不能屈乃官其二季彬行省郎中昌鬱平陽路宣課所副使以便公事而二季益恪與其妻視公及兩夫人不啻子婦于父母舅姑兩夫人敬公如賓相安如舅第其化行一家者又如此年六十一卒實某年二月六日葬太原城西井谷村東原昱用事能臣也事載他碑故商大參左山公嘗題其墓子孫官者燦太原路敖拉鎮撫佐麓川

路教授仔東莞監司管勾倜通貴矣倣同知富州壻其家官者太原課稅所副使賈某敖拉千戶梁某千戶王某郝天挺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張藻主秀容簿銘曰
公主襮外美而頎大雖人所奇猶力未賴一朝榆次林林凋兵令身過之祈主下盟公歸師王萬眾是率吐策以撼言不撓直王曰之人天以贊予俾守太原眞師與俱移戡平陽王假弟節倬往爲佐資用不乏太原俄反假王旋旗師不越旬翦以復之交城已汗教與賊戰不待言雪讒誣隨辨維是河東旣輯旣平而還收身菟裘

是營中書除書拒戶不視出焉何銳去果亦至丈夫見
世及物之功觀今所就爲薄爲豐六十一年不日壽若
有子有才銜未施報再世之澤濬發爲川蕃爾後昆世
文以賢異時何人補遺竹帛惟無他求正視是石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自盜殺阿哈瑪特後僧格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燄烜
烜燦人倖進者人賄其家或藉其一言以爲事從中下
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
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簿所獵級干政者俟有間他

日則引以爲稽其人不刊也一旦爲尙書左丞相誣而
殺之惟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勛不孥自餘妻及
子景奴婢凡資業皆籍入縣官僧格敗誅故奉直大夫
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王事省
掾都左右司檢王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典外
郡尙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省政與國
宣勞爲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臣不遣誅夷宜
爲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
梁德珪以聞敕有司償所籍入而勛尋卒無子又哀景

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莘而女年及笄自燕攜大參商
公左山孫企伊入壻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
意者景訃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
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
福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
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爲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事變之
極徂薄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爲弟爲從父從
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尙之乎而天之報施者
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

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
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
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
承直郎上都畱守司經歷遭事難爲身出任之官長有
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
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近民
又壓于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若可以有爲而遽已此
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宏農太尉震苗胄五世祖綯
爲宋儀曹易州死于金兵生邦基祕書監爲金名士書

晝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
度使致仕生郊社署令皜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皜生監
歸德酒庭直避金亂莘居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
視親識如故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
國史院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
在室皇上卽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世祖三十五年實
錄院直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
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
年顧與修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

由同官相歡故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
進史上都及與之別未數月訃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
曰昇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
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槩惟其在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州其
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子人若薄而厚雖所
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昌厚之求視銘異
時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永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以邑士安某爲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覬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于時如得先生銘則沒而名庶延也因敘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縣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于提

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爲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于其職何顯之能爲人子惟其考嘗愆于時者始不敢或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充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中不領于工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

衛士必賜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昇之新他臣
有私藏者罪死况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
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冕第四人
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則同提舉
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焉爾如君二十
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日干被被全一人亦干
人矣其功亦豈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
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剽取
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豔爲
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
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爲敘之曰君諱彥
文字子章年二十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
管句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
爲無意于世之事會者耶當秦邸肇開與故丞相阿爾
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

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熟君若晚君來便
宜版爲柳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于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
廣之懷集令羣盜恣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死
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鬪屢
勦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爲米八百石
一盡于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崎嶇艱梗炎瘴者四
年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
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

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
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
立庭下問盃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
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
一旦管旬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於柳西南北京
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于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遠
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
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
人人則忮之耶且求以勅物置千將鉛刀其前蒙稚猶

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已而圜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含荏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爲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于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于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奔放平行爲澮爲川其溉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甯鄉人權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豪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李氏薛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勛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牧庵集卷二十九

元

姚

燧

撰

墓誌銘

雷君伯靜甫墓誌銘

昔者嘗徵先師魯齋至關輔關輔學者則而化之始踐
修人倫日用之實不變于流俗之駭議斷斷乎以復古
自負能久于其道不數人而伯靜甫其一也然伯靜不
及事先師事今昭文大學士潛齋楊公最稱善學而潛
齋亦先師視之若友者也先師晚聞伯靜名嘗書示進

學之要嗚呼觀兩公之知與亦可概見其爲人矣伯靜諱復始字國明由避家諱改今字生以歲丁酉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幼稚舉動如成人父知事君已有譽曰是大吾家兒也長知讀書不輟朝夕寒暑君戒其耽苦爲疾雖暫休之而勤益力不得則思有聞斯行經史諸子積貫淹洽講磨朋友長善救失敬以下之雖不已若不敢自有餘與人況接周愛不爲町畦惟嚴于擇友事君承顏悅心曲極孝敬一不甘味或終日自咎廢食喪母情文不便今俗之簡失易行一以禮經爲師哀毀摧

杖始能興日至君側則變色爲舒以安其盡傷心也友五弟豫世忠恆益觀甚篤然教誘之際凜乎若嚴師莅側晨省各授事出出還必究先輩誰見何得何問遲歸則候之門疾則親護視娣姒晝聚一堂不得還私室均勞同食故久益睦無間言閨門之中翦然有法不幸以至元丙子夏五月八日卒且卒謂弟若子曰吾顧棄大人使哭子耶吾目不瞑下土也汝盡孝終養之其友徵士薰軒哭之曰嗚呼若伯靜者以夷曠淵默之資醞正精微之學篤信允蹈之力道被其身教行其庭使出而

遇必爲知務識治之臣振德蜚聲以利澤一世若不難
爲也而其成其施已此竟不淑耶燧讀之旣悲伯靜之
不年大徵士之善言德行且知言也按雷氏同之郟陽
人後徙河中府之河東縣陶邑鄉者八世曾祖希齊不
仕祖震通太傅濮府經歷父守義太傅濮府知事由妣
夫人趙卒不反葬陶邑特塋安西之咸甯白鹿鄉平里
故從葬平里塋左妻侯無子後以弟豫子適今亦卒銘
曰

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然非先覺之賢卓識之士
唱而鳴之學者安遽能知爲帝降之衷民秉之彝而踐
行乎人倫日用之間哉古之人聞而知之于百世下猶
若得其心傳矧伯靜甫與先師魯齋其師潛齋生並世
或親承面命而得其緒論者乎斯文修塗發軔未半而
車亡其軸噫此古之人重發不幸類之之歎也然君平
日束弟若子師之至矣彼不哀君之未究其躬而忍輟
心夙聞家學于其身反是思之伯靜又奚以憾爲也白
鹿之原平里之阡左蔽蓬穎之萋綿而高可隱者下惟
其與噫乎哉斯賢噫乎哉斯賢

劉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託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陽者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裸潛德其幽宏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歟走不讓爲者則以荅其爲好私余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

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自狀曰君幼耽誦旣敏爲文辭異其時他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于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辦爲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爲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宜瀏陽非賢不卽與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

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曾中廓廓無城府
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
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訥齋以
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嗜學
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爲君行道資
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
止于數十而押綱衛使恆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疾喪婚
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
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諒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

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
在令尉恆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
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
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
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
息立輸又遭例大鈞考無問其嘗與否迫令首受治民
間遺楮緡二千五百其家府又遣修航海戰艦欽廉人
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以貧也其利爲者必求爲
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肉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蛇

年曆集 卷三十一
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指使自喻之彼
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
將不避爲况囊橐他盜頤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
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
尉有司覈盜不得依日月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
而止耳伺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
祿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
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鄰尉交歡私要言曰吾得盜必
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

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
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
民以兵備歛者又所得爲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
其半又聞一尉始至子嘗借衣尉兵其無可知也比滿
積楮緡十五萬歲入稻萬石而不知何術取之也或曰
是由賊不急其期日民貸其家責券數月子與母伴無
則入其田屋今埒封君不思仕矣嗚呼尉平禦盜歟師
盜歟凡觀夫人觸法肆行徼倖未露悻人大語則君掩
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

賢何如也是爲銘

奉議大夫廣州治中閻君墓誌銘

至大改元之明年燧以學士承旨翰林閻氏子然來自江西拜且泣言先人嘗以公金石之文獨高當代故求曾王父醫隱君王父尉潭之瀏陽君與外王父金童子進士秦君道隆之墓不于時人三皆訪公然不天思可銘先人墓者敢越先志他求人哉敢泣血請余感其言而序之君之先始家蒙之漆園八金由其五世祖遵卒令陳之宛邱子仲徙西華再徙洧川生肇自是而下再

世則醫隱君瑀與瀏陽君鼎吉生君諱宏字子濟弱不好弄而嗜學母氏歸甯亦挾書以從不暫廢誦鄉鄰異之成童嘗爲冬庠于農隙得束修皆用資已事師聞士子有聲望他郡者不遠數百里徒往致拜就正而知君莫如余先至元戊子辭直翰林客鄧君方壻南陽醫學提舉劉君大亨亦家鄧始以其文爲贄相過甚殷余旣以所得文法告之及示其所注遺山集余則曰子有進道之資而弊參天地贊化育精神于此耶斯與箋爾雅蟲魚奚異恐以是小知妨大受也君亦不以余言爲逆

其聽而止歸觀瀏陽時故翰林承旨徐公琰持憲長沙手所爲文以先徐公奇之答詩以譽及參江西省政引以爲掾事資其謀拔士子有學行者進爲校官會故翰林承旨瓠山王公構調廣選于江西省臣以君晨夕給事元貞之元詔修世祖實錄士在外可與修者聽其召入瓠山爲侍講用其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將仕郎凡是二百七十一之帙籤皆其所書滿考進應奉翰林文字官徵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上言中書請加左丞崔斌封諡以雪盜殺臣讎其忠讜之誣時相多之選

掾中書君不可改承事郎出檢校江西省列曹諸掾簿書稽緩違失皆聽以疏其事達省受罰人無尤者會朝廷遣宣撫四道分行天下郡國功罪皆聽升黜今參河南省政陳公某至江西雅知君引以自佐君言貪贓固可汰苟其人初未之知子孫家人爲之持憲諸臣必其服者亦宜哀而伸之使不廢棄終身清白固足尙然亦有矯俗僥倖以干名者未可遽以爲信不覈其實而受其罔此邵子所以見善未嘗急去也陳公大然之由事比他道處事皆輕平無怨家赴愬于朝者大德乙巳余

參江西省政君猶檢校見其戛去矜鬻多識敦信義理之學反躬而篤其行溫然大雅君子然後自驗嚮所期有進道資言不失也余以明年九月以疾辭去又明年當十年五月十有一日而君卒豫章寓舍年五十二貧無以殯今平章議樞密事李世安罷左丞休于家買棺藁藏郭東門外又明年官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之制下人一歎其不及拜命于生一復華其賁九原也平生不妄笑言風度凝遠望而知其爲有諸中者遇士君子家法書名畫與古彝銘款與一言一行之善莫不筆之

雖家空匱人或問之揆義而取不苟其得其達已者終身不忘容齋卒東平訃聞君以其爲江西日嘗新徐孺子祠故卽是地爲位立敘其情以哭之又圖其像求余爲贊歲時以事爲翰林日其僕健而才瓠山愛其任事當意遂借役之終出檢校不忍發口召還竟死其家與人交不以合已而翁翁炎于始不以逆已而悻悻叛于終若泛愛然心所與者視其窮約極其力可至以周之洛人王君卿五十生子而妻死謀求乳婦困于無貲從求貸假遂質象笏以應其須子幸不夭讀法上章甯用

槐板其友楊行簡贖以見歸友人劉景溫孝而貧事老母凡百爲皆身之爲買妾以給役使其急赴義多此類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姚氏君則其出繼妣白氏妻秦氏繼劉氏二子然以治中恩澤尉龍興之新建江西憲臣多其好學而文顧遣逐盜用違其長以職官召爲屬吏季遷男孫址嗚呼太史公傳夷齊哀其餓死西山引顏淵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以明天道無親常與人善之非然蓋天道遠人以數十寒暑之身不要其歸固宜云爾必如周

太史筮陳公子完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驗于五世昌爲正卿八世莫與之京者始不膠于一定姑置夷齊顏子雖天當世配饗孔子至今諸孫五十餘代猶蒙其澤復無所與盜跖柳下惠弟也安知其子孫不一再世而微絕其柳氏賢而傳之史者又安知非下惠裔邪略古以求惟徵而家宛邱而下三世不仕積將百年尉瀏陽秩纔九品視古一命顯而未著至君之身換觚牘于鑿坡近負從橐爲天子私人出又檢校江右之省月且爲清議所歸顯方著矣僅踰知命而卒明年而治中五品之

制下實古五命雖未嘗一展驥足其恩澤猶及子然視其王父尉若異地爲職則鈞王父已是然猶進未艾也其大震耀非然之身在其子孫者人亦孰得而必其世哉由是以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也非歟是爲銘

南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李姓諱綱字文紀其先真定人祖安道以字行者諱顯榮金廣威將軍內鄉酒使歲壬辰桓山公武仙聞可將任置爲千夫長使戰浙川蓋當太上皇由興元循漢東出兵也君年方十二以孝聞學能詩矣會鄧之節度

使耶律瑗盡以州民降宋君侍母郝至襄陽制閫皆處之屬城分君隨州明年還鄧乙未歲饑以皇子庫庫齊教徙洛之西君以儒業醫故思到精詣爲人診治疾輒已雖先輩善其術久其道者君不以年少下之人亦捨彼不卽而惟君歸也年二十四或云廣威君不亡嘗見之雲中跣足往求不獲無有也號歸失明乃籲天自悼曰吾壯而爲世棄人如母氏之老何于是將身克慎攻治益力蓋三年而視復故中統元年制授南京路醫學教授至二十一年改襄陽醫學教授尋詔尙醫今本草

中土物且遺闕多又略無四方之藥宜徧徵天下醫師
夙學多聞者議板增人君在徵中三以老丐不就車二
十六年歲己丑夏六月三日年六十九卒鄧越五日葬
穰縣亭子坡嗚呼人倫之大莫先能子有是一者則天
下萬善可必其畢集吾躬推是言之則君處己之慈祥
恭儉與人之忱信和厚者孝基之也六子友直友諒友
聞友端友德友誠恪服訓言近奉晨夕遠職官守皆馴
馴有修謹稱其化家又何如也諒前將仕郎提舉靜江
府茶鹽聞前奉訓大夫知壽昌府君不恙時四方達官

賢士有過此者或識不識必造其廬州縣牧宰旬存而
月問之亦此邦之雅望君子獨與燧相能方疾委篤猶
遺端也求書獲安將揭其寢尙冀其可速已會燧疾不
親筆硯不果而竟已此哀哉娶金徵仕郎化平令胡士
元女六子同出前君卒三月女二人一適張升一適提
領常德路交鈔張居敬男孫五人未名女六人幼誠也
綴杖致諸兄命哭請銘乃泣系之銘曰

維古中壽七十率有宰物者司人出偶于君年不足一
子而全歸始曰卒善遺後人昌後必魂神徂升降體質

其千斯年安此室

趙君和父墓誌銘

至元十六年燧先嬪關西夫子紫陽翁楊公與之中女卒禮夫爲服齊衰杖期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十八年燧時爲秦憲聞同之士子趙君和父中女年二十有四由嚴於擇對在室通書聘之君乃聚其族謀曰使君以故中書左轄公猶子願肯求結褵吾門是其心非求婦氏閔閔哀選姿顏者第不欲以失節者匹其身其志已絕出庸人誠可嗣爲兄弟者禮辭卽許燧以不腆

先君之幣迎之已婚往拜其門君以外舅自居若視其壻爲清門子非其耦者乃大劓所願自慶得良婦翁從其鄉來長安聚居踰月其年十二月翁歸雨未虞竟自是爲死生訣也明年壬午以十一月二日卒露井社其冢年止四十九訃至燧與妻蘋自長安三百里各服子壻女服往哭之以其月十六日舉納之其鄉先塋王舍來會葬者或遠數百里老者哭之如失子弟少者哭之如喪父兄自其居至墓所十里祭不絕路或曰嗚呼哉天平若人之年耶如是者盈千人匹夫可以化其鄉未

見有如斯比者夫豈無自然耶君諱居中字和父厥考
彥和鄉人誅爲明理先生祖考惟良曾祖考師肱高祖
考孚自君而上八世醫行其鄉不徙業又自祖考而下
三世兼業儒以醫及人以儒修己人益誦一鄉之善士
君之爲尤事明理以孝有譽友其弟居仁及馬氏妹逾
篤豈惟疾者藜然來歸鄉人有爲不善者必訓飭之聞
者受言不敢岸傲嘖拒之有訟不之府縣而求司直其
家取醫直集穀常千斛歲歉則貸之貧無積者凡哭而
哀者皆常飲惠食德人也妻鄧相敬如賓三十餘年無

反目言一子惟義君卒之年甫再歲四女長歸同里楊
某次歸燧次歸韓獻幼在室後卒之六年當至元二十
四年戊子外姑氏謂燧曰乃外舅汝知己也汝不哀其
窮而在下生志不遂乎汝直翰林職史館銘賢公卿墓
者夥矣可不有言發其幽窟潛輝乎不然則平生修爲
之勤愈不聞將來矣燧敬應之銘曰

生不五十孰謂其年耶業仁冒其鄉道行其室冀缺之
賢耶子稚而氣質粹實或幸賴以爲傳耶十一世之躋
迺今猶然耶彼不絕夫涓涓之滴將待夫他日之爲淵

物原集 卷二十九
耶其爲世所甚惜者又烏知夫有在天耶嗚呼吾銘之
幽石其可以告夫邈綿也非耶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緊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方四
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六以族次
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遯迹市乃如天啟所狀事
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貶忘勤勸
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
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閔瘠瘁發我廩庾飫老稚

崩梁壞塗撻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乙丑之閏月庚出
年六十八世迺棄葬之三陽先墟比黃室之子南秀嗣
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
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悌之家久踣躓
一朝起行當選致况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
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以誌
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兮必門地漢氏仲山凡豈異
奮筆發隱太史燧

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君母夫人張氏墓誌銘

大德十有一年秋八月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元亨過
燧于郢拜而言曰元亨母汝陽張氏世家也是家金以
友義嘗旌其門至居士某者百有八年以終三男二女
夫人其姊吾夏氏與同里生十九年而歸先人後徙家
洛祖府君諱某金尚醫年九十餘妣朱年八十餘以終
于時無他憾獲躬服勞以養嫻里孝稱之尚醫不恙時
每訓先人汝未盡讀吾書而得吾術其無爲醫師以誤
人授汝祕方爲瘍醫自業先人守是言及四子天瑞元
亨與利貞德常生教之讀書元亨長矣責使學仕曰汝

欲事人必親其大一世者乃遺宿衛皇孫邸妣今皇太
后積勤有年敕提舉龍興茶局歲貢名葍其邸大德六
年調令臨江將上其年十二月七日先人卒年八十有
九人曰天者獨鍾壽考于之二家耶旣寔偃師某鄉獨
蓋夫人來南有公相與祿以慈旨甘爲醪醴歲時晨夕
歌舞爲壽而歡其心八年當婦郝卒之明年夫人已爲
納幣趙矣急其婚期元亨欲俟三月終某杖期求日夫
人則曰吾得吉矣竟以八月三日合卺纔六日其日浴
已又沐已又易衣家人問其然曰吾所欲也明旦元亨

特序集 卷三十一
奉檄祠閣阜山未至而追者及之以卒告其月九日也
年七十有八殯而待其滿秩舟柩其返葬于洛亦嘗揆
之順章貢彭蠡大江以溯淮達汴陸去洛纔十五舍爲
便且邇所以由石鍾山溯江漢餘二千里以至此又去
此而襄陸行千里始至吾洛不敢以爲迂遠必公見者
以公鄉先生文有時譽昔參江西省政嘗書薦其臨江
忠愍廉平爲知己恃此如得銘先妣幽墟以歸則生與
死者華賜均及熾哀之曰嗚呼使如汝言終杖期郝婦
于數日則夫人爲不及饗趙婦且古治喪絕而後沐浴

而襲今不疾沐浴者猶人之常隨以易衣若襲然明日
遂終由前則行嘉禮于喪由後則豫死事于生豈逆知
其將然不以語之人乎抑初未之知或天者誘之俾其
然也所可甚惜太后正位東朝其澤必先丐其舊臣則
元亨亦依日月末光者其榮以祿將大于今夫人不及
見之其將歆其豐祀乎天瑞道之營道令未上而卒利
貞龍興提舉德常醫學正男孫三人男曾孫如干人銘
曰
事耄姑翁負孝稱其躬有子序鴻皆婦夏之功天報之

豐俾食子祿以終歸而君子之穴與同于洛邑天地之中可謂世所感者無其恫矣

牧庵集卷三十

元

姚

燧

撰

傳

太華真隱褚君傳

雲臺真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迹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栖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琅邪之七峰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雷弟子主雲臺雲臺華嶽也爲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絕

險自北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峭正矗非恃鐵絙不得緣
陞上下又不知鐵絙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
也將至其顛下臨壑谷深數里盲煙幕翳其中非神完
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室適與
嬉然不爲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爲禦冬備一歲偶
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廩纔得當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爲
胎息遠則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尸見
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爲非庸人同下山止之曰
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僵死冰雪弟子雖有

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難違其
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
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常教授胡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
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里許深林奇石泉濺
濺鳴其下墾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環蒔佳花美
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
不昃晷旣已欠伸弛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
勸宜畱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
猶疆而畱之能施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

約非春糧採薪不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龠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攜餉之至則沈罌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或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戛戛君則曰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日視樊垣外虎迹縱橫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

神明之亦有他士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之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知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阜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矚不酬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棧疊疊忘罷若幸夫人之一往而我

能先之者相送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現消釋無
畱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
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見字伯達名聞天聰俾禱有應
不爲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灝靈宮又以嶽祠風
雨將騫內出鈔萬八千緡爲完葺費三千易敝而新飾
漙爲輦過者改觀始知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
得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
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
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疆禦侮今

老矣先狗馬填壑晨夕至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
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
返今李大參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
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
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
仕考朴尙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次德芬

李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爲
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苦齒平民者眾
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
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春蓬稗爲糧芼藜
覓爲菹活之荒歲旣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
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
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滅燭止
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
福民隱不足以歡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

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
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
至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
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
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
辟故真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
扼四川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
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
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

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
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
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
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
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未從南征至鄢畱後行營庚申
以爲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
卽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
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
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

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
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
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
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
太原難治故畱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
湖東世職守令卽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
縣俾爲合臣烏乎可擇况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
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校
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勵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葬

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
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袤之覬凡可
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
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
徵入爲右三部尙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
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
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
懸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
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尙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

日書判煩勞指爲之璽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
西河東四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
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寃公燭
其誣召鞠其妾撈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
陷以是罪可殺之也卽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
當妾死罪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
知北京行尙書省事九年罷尙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
行中書省事京南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

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人得粟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

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人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

牝馬集 卷三
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
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
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
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閩受圍必徵諸
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
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
語州將張珪以天子威德遠布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
頌聖量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
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

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
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
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
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
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
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
江珪未及報而公遣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
者詞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
其言如喻珪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

怨懼誅復興等導帥幹楊獬獲徽書間至成都降公從
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
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
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
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
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
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
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
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

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輿金玉飾少艾爲謝公
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
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卽是年王
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
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卽其地聽思播湖南所
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
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
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
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

物類集 卷三 一
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
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
鬼國降其酋阿齊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人明
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
非公惠活寧鬪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
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
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實館垣外公弗
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
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

武惠爲將不殺今得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
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
下蠻夷望轎車爲位祭日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
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絰率吏民迎哭傾振
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
中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妣嗣王遣前
僉書王相府事博囉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
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薨年六
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

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敖拉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
大夫禮部尙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
剛嚴其第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
而歡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旣位不
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
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
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
其所長而諂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
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人不測淵

者事已輒忘之略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
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
千五百緡止畱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
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
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
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
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尙書權臣
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迹獨不及吾門以薄祿
用奢爲言願奉母錢百金交歡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

爲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聞斯行以絕事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
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
汲之王陞秩畱之故關輔得士爲多皆視爲己職當然
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
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論招
椎結荷旃竭蹶慕義三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
里羞成功於一介實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昇歸
要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

情稱其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
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
觀古君臣莫難于合尤莫難于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
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于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
遽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
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讐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
濁驗其潔白旣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
使或牧或從或畱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優
者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于

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于聖訓用未盡
年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于已試知遇于既久可與
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頴彙進
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頴嘗同
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如此

